

须一瓜的小说是二〇〇三年度最为生动的文学景观之一

她的作品清晰地为我们描绘出了她复杂的写作面影

并由此展现出她灿烂的未来

她的写作如同破译生命真相

当景物一层层揭开

生活的隐晦图景就逐渐显形

在她的逼视下

人生的困境和伤痛已经无处藏身

须一瓜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

但同时又告诉我们

生活是禁不起追问的

第

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
获奖作者作品集

中 短 篇 小 说 集

须一瓜 著

蛇宫

谢有顺 主编

华艺出版社



届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
获奖作者作品集

中短篇小说集

须一瓜 著

蛇宫

谢有顺 主编

华艺出版社

责任编辑:罗 晓
特约编辑:柳 絮
责任校对:伍登富
封面设计:周 明
版式设计:321 文化工作室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蛇宫/须一瓜著.—北京:华艺出版社,

2004.11

ISBN 7-80142-609-6/I·264

I.蛇... II.须... 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
—当代 IV.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10094 号

书 名 蛇 宫

作 者 须一瓜
出 版 华艺出版社
地 址 北京北四环中路 229 号
印 刷 北京翠明文印中心
发 行 四川新华集团
开 本 889mm×1194mm 1/32
印 张 11.75
字 数 220 千
版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 2005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 22.00 元

版权所有◆侵权必究

序

谢有顺

这套丛书里的五位作者，都是国内的文学名家，因为他们在2003年度里出版或发表了重要作品，荣获由《南方都市报》和《新京报》联合主办的第二届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。现在，将他们的作品集结在一起出版，不仅是为了留存一种语言记忆，也是为了展示一种文学的可能性——在我看来，这六位作者，分别从不同的角度，为我们见证了文学的某种创造性和自由精神。

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的宗旨正是“自由、独立、创造”。我记得，当《南方都市报》执行总编辑程益中先生于2002年秋天提议创立该奖时，我并没有立即响应，而是足足犹豫了好几个月，原因很简单：中国的文学奖已经够多，文学的现状却不容乐观，如何才能在这种芜杂的情形中，真正遴选出那些有创造性的作家作品，并在评奖中自觉维护文学的独立和自由精神，实非易事。但最终我们还是把这个文学奖做起来了，并制定和实施了一些不同于其他评奖的新规则，使这个奖拥有了最大限度的公正和民间色彩。这个奖目前已颁发两届，随着十二位卓有成就的作家、诗人和批评家，分别站在广州和北京的领奖台上，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的影响力日渐扩展，俨然已成中国当代文学界的重要事件。有意思的是，这个由大众传媒主办、国内年度奖金最高的文学大奖，为人

所称道的，一直以来都是它的专业精神和公正程序。因为主办者一直记得，创设一个新的文学奖，决非张扬一种文学竞赛，而仅仅意味着一种提醒，一份备忘，其真正的目的是渴望借此建立一个全新的交流平台，使被遮蔽的优秀文学被发现，使昏暗的艺术良知被复活。因此，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无意于为文坛的喧嚣助兴，它的梦想是对华语文学的年度状况作出新的描述。它崇尚艺术创造，见证时代精神，努力反抗低级的利益诉求、暧昧的人情文化和庸俗的思想压迫，更反对居高临下地以泛意识形态的东西粗暴地践踏文学——主办方相信，具有这种理想的文学实践，确能重新塑造读者的文学眼光。

正如程益中先生所说：“一个民族要尊重自己的遗产，留下自己的记忆，这是一个民族自尊和高贵的表现。文学是继承民族传统、留传民族记忆的重要形式。《南方都市报》作为一份新锐主流媒体，愿意而且也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。中国的语言文字拥有广阔无垠的美感和韵味，对它的传承和传播使《南方都市报》获得意义，承担起这个责任我们感到很自豪。”程益中和其他主办方领导共有的文化远见和信守承诺的美德，在我们这个惟利是图的传媒时代，是并不多见的。正因为此，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一出生就风华正茂。从这里出发，它一定可以做得更专业，走得更久远。

如今，当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倾听来自南方的声音，越来越多的人都在关注第三届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将花落谁家，及时出版这样一套获奖者的文丛，除了有历史存真的意义，还可以让我们领略这个文学奖业已形成的小小传统——每一个获奖者的坚定存在和优秀作品，如同洪水中的石头，总是沉潜在洪水的喧嚣之下，慢慢的，他们就构成了某一文学传统中的重要路标。因此，最需要感谢的是这些作家、诗人和批评家，² 是他们的创造力，成就了我们的一次次文学旅行；离开他们的努力，任何的评奖都不过是空洞的自我满足而已。同时也要借此机会感谢参

与评奖的三十几位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，他们的智慧和辛劳，是这个文学奖获得成功的关键。

特别需要说明的是，洁尘女士出于对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的看重，精心策划了这套文丛，她以自己的认真负责向文学表达了由衷的敬意。

记得余光中在第二届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颁奖典礼上发表获奖演说时，曾以一句“在岛上写的文章，最后总归要传回中原”作结，获得喝彩。而我想说的是，发端于广州的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，它的影响疆域必定会超越中原、像文学本身一样辽阔。令人高兴的是，莫言、韩东、王小妮、余光中、王尧和须一瓜等人，率先成了这一文学事件的历史证人。

2004年9月24日，广州

（作者系“华语文学传媒大奖”评委会秘书长）

第二届华语文学传媒大奖
年度新人奖

须一瓜
授奖词

须一瓜的小说是二〇〇三年度最为生动的文学景观之一。她在该年度发表的《淡绿色的月亮》《蛇宫》等优秀作品,清晰地为我们描绘出了她复

杂的写作面影,并由此展现出她灿烂的未来。她深厚的写作积累,丰盈的小说细节,锐利、细密的叙事能力,使她得以洞悉生活路途中那些细小的转折和心碎。她重视雕刻经验的纹路,更重视在经验之下建筑一条隐秘的精神通道,使之有效地抵达现代人的心灵核心。她的写作如同破译生活真相,当饰物一层层揭开,生活的尴尬图景就逐渐显形,在她的逼视下,人生的困境和伤痛已经无处藏身。须一瓜把写作还原成了追问的艺术,但同时又告诉我们,生活是经不起追问的。

获奖演说

须一瓜

我现在所获得的奖项,是个令人兴奋的奖项,但
又是个危险的、任重道远的奖项。其他奖项,在
我看来,更像是质检认证章,而这个奖项,只是一个预告。预告的危
险性在于,结果的不确定性。当这个奖项从天而降时,难以忽略的压
力感也从天而降。别的获得者,永远不会有辜负的担忧和焦虑,得了
也就结了,而这个“最具潜力新人奖”,在我看来,可能,每年这个时
候,都将是我该自我盘点或清算一下的时候——我会不会从此就失
去了一种写作的自由自在?

有将近十年的时间,我不再写小说。这其中,原因很多,对语言
艺术的信任的退潮感,也是个重要的因素。当时,我渐渐为音乐所吸
引——还有什么力量能够像音乐这样穿透万物,唤醒我们?还有什
么力量能闪电般地让我们看见,生命中蕴含着的神的意志?我相信
音乐就是神灵对尘世间的芸芸众生的我们打出的手势。斯特拉文斯
基就深信,在我们的生命里,还有一种超越我们想像力的存在,这种
存在包容一切,渗透进世人生命的每一个缝隙,我们不知不觉沉浸
在这种存在里。那么,谁能把我们唤醒,除了大自然的天籁,只有艺
术才具有这个力量。我一度认为、现在依然倾向,音乐可能是最强大
有力的。它刷新了你眼里的这个世界,在其中,我们不知不觉重新感觉
和评估着一切。当马勒、柴可夫斯基、肖斯塔科维奇、格什温在深夜

的你一个人的空间穿行时,你就明白那个神秘的存在是什么。有时一段音乐,就让你心灵激荡地记住了一个无名的音乐家。他们简直就是背负着神的使命来到人间。我只是个普通的欣赏者,并没有专业的耳朵,但是,它却能把我领走。

这两三年我重新开始恢复写作,实际上有些作品就是被某段音乐带进去的——那是我自己也解释不清的、但一定是同质的东西,它唤醒我并帮助我渗透。尽管如此,我对我自己的文字,还是怀有无法克制的谦卑。这个奖项,是我这辈子遭遇过的最大激励。但即使在这样的激励下,我也不敢肯定我将不负众望,我只能说我要更加勤勉一点,就像套上缰绳的马,我要尽力在道上走好。

非常感谢《南方都市报》和《新京报》。身为传媒中人,身为写作者,我特别感受到作为中国传媒的他们此时此境的非同寻常。此外,我非常感谢推荐评委和终审评委们的信任。这个鼓励,比我得到过的任何一个奖项都令我开心和自豪。新人奖从字面上看,人们,包括我自己,都会把它和年轻人联系在一起,而我以这样不轻的年龄得到它,有点不好意思。但有什么办法呢,“年度小说家奖”又不是凭年龄就能够问鼎的。

现在,评委们把这个接力棒交到我手上了,能不能跑到大家期望的目标,只能看我自己的造化了。我相信还会碰到像《上海文学》《人民文学》《收获》《十月》《福建文学》那些兢兢业业充满责任感的老师编辑们,也难忘《小说选刊》上那些文学眼里容不得沙子的老师,去目标的路上离不开他们。我记得当时我决定向《收获》投稿时,福建的兄弟朋友们都说,敢投那呀,人家只认名人!我是带着狗尾巴草的无知无畏投稿的。意外的是,责编叶开,接到电子稿件后反馈极

快。他想当然须一瓜必定是男的，回信他称须一瓜老弟，很客气地提了六七百字的意见和看法，一下就令我感受到他们面对无名作者的那种真诚；《淡绿色的月亮》经过了《收获》三审老师的指点，每一审都给予了我非常中肯的帮助。我想，作为一个无名作者，一开始我就有幸碰到这么多热心而负责的老师们，相信在今天的接力棒之后，我的贵人们依然会在前面。

谢谢大家！

目录

地瓜一样的大海	(1)
海瓜子 薄壳儿的海瓜子	(38)
怎么种好香蕉	(58)
蛇 宫	(73)
我的索菲娅公主号	(115)
淡绿色的月亮	(143)
04:22 分谁打出了电话?	(185)
肝病嫌疑人	(235)
求证:我和我奶奶同用一种血	(273)
尾条记者	(310)
文学应该是中性的	
——答《南方都市报》记者刘炜茗问	(357)

地瓜一样的大海

1 我十二岁。

我不想来月经，我跟它商量了，它就同意晚点来。我在我老家的时候，就从我堂叔叔家的电视机里各种卫生巾广告中学到了这方面的知识，我应当自学。我养父母的很老的爸爸妈妈，对我没有这方面的义务，让一对七十三岁的老人，照顾我平安吃、睡，就已经过分了。关于这点，他们比我更清楚。我出事后，在派出所，千里迢迢被警察招来的我爷爷就对那个女记者说：

嗨呀！现在农村比以前好太多了，至少地瓜能让孩子吃饱嘛！

爷爷很委屈。我也知道我这样不好，可是，我爷爷永远也不知道，这不是地瓜的问题。

我的养父母在深圳的工地上，盖一栋永远盖不完的房子。听说，平时寄一点点钱回来，过年的时候，他们自己就会回来说，啊，这一路花了很多很多钱！

我不喜欢他们。我第一次想离家出走，是我六岁的时候。当时我走在上学的路上，突然就有了这个念头。不过，现在想想真是没意思。那天晚上，我做了梦，我梦到我十二岁离家很远，快乐极了，可是，梦的尾巴是，我被我爷爷找回来了，我甚至梦到了那个装傻呵呵的女记者。就是说，后来的现实，我六岁的时候，都清楚地预见。但是预见这个感觉是

朦胧的，非得到那个时候，缭绕的雾纱才会散尽，让你看得很清楚。

我有一个秘密的东西，只有我知道。它是我最大的、和爱弥丽都不说的秘密。它是一个真正的神。它是住在我血管里的亲人，也许住在我头脑里很深的地方，或者在我头脑上方飘着——我说不清楚，反正任何人都看不见。只有我能感觉到，但我不告诉任何人——它是我的，只属于我一个人的。我一出生，它就出现了。我不知道它的名字，我叫它“你”。

离开福利院的时候，很多小甲壳虫都哭了。院长妈妈本来没哭，但我突然忍不住栽进她怀里号啕痛哭，一下把她眼泪惹了出来。哦，孩子，哦，孩子，她说。

我不看那个目光呆滞的女记者和警察。我故意不看他们，他们是城市的看门人，他们因为城市而神气活现。他们赶走了我。所以，我只能离开了这个芒果树满园的福利院。

擦干泪水，一大堆人还围着我看看说说，我突然抬手招了的士，的士马上贴了过来，爷爷不及反应，被我拽上车。长途汽车站。我说。我甚至不再回头看他们。

后来，我和爷爷坐在很多面玻璃窗都破损的黄色公共汽车里，告别香港最后一排美丽的芒果树时，我心里冒出一句话：

爱弥丽，我走了。爱弥丽，再见。

我一路都不说话。灌进车内的滚滚尘烟使我爷爷在拼命咳嗽。要是我不想听到我爷爷咳嗽，就要没有灰尘扬起，就要开在柏油路上。可是我们早已离开香港那比我家床还干净的马路了。有时候，这辆公共汽车是开在某个县城的相对少灰的柏油路面上，可是，那样，我就会听到车轮发出很多人呜咽的哭泣声，非常凄惨，好像他们被碾压得很痛，或者，他们就粘在车轮上和我们一起走，想一想，他们就一起呜咽一阵。

没有人哭号、没有人咳嗽的时候，我在和我的“你”聊天。我的问题

我来提，它的回答也由我代言。

？：是你让我回家的吗？

D：你说呢？

？：是你故意让女记者出现的。好让她识破我的假话。我本来连警察都骗过了。对不对？

D：不是。

？：我以前问过你了，你不愿意我当三陪、当小太妹，我不是听你了吗？

D：对啊。

？：那为什么不让我在福利院生活。我喜欢那里。这个你知道。我告诉你了。

D：……

？：你为什么不回答我。每次难答的你都不回答！我不想再吃地瓜了，我不回家！——真的是你让我回家的吗？

D：……

？：你再也不回答，我就不相信你了。要是你真的很灵验、很厉害的话，你看，前面大树下有两个小孩，你让车子撞他们！

我们不再说话。汽车离大榕树越来越近，我听到了两个小孩在风里的笑声。突然，一个像女孩打扮的孩子冲上了马路，另一个掉门牙的小孩追逐着也窜上马路。

不！——我失声尖叫：不要——

几乎同时，嘎——吱——黄汽车的紧急刹车声，使全车人的姿势都狠狠扑向前，地上所有不固定的行李物品，统统拥向车头。我还听到车轮下鬼们，刚爆起的兴奋发狂的哭笑声，随汽车刹车戛然而止。我什么都听不到了。一切都安静极了。

我也不想听。前面，我的过去的世界离我越来越近了

2 我们村的小学，在村长家地瓜田的那一头。如果从水渠上走，再穿过一个老坟堆，就会近得多。十一月十一日那天，我爷爷给了我五年级注册的二百九十块钱去还给学校。我拿着钱，我一路看，两张一百元，很旧，闻闻有点鱼腥味；一张五十元的，很新，我喜欢这一张。剩下的两张十元、三张五元，还有两元一元的，统统很破旧，像死人用过的。走在水渠上的时候我突然做出决定：不往学校走了，我不上学了。

去县城的方向我六岁上就搞清楚了。我绕过老坟堆，从一个烂叽叽的小路小心拐上拖拉机村的土路，我只有一套衣服，我尽量不弄脏我的凉鞋。在我们老家，开学的时候，秋风就有点发白变凉。除了二百九十块钱，我身上什么都没有。水红色的塑料凉鞋，颜色已经褪成肮脏的黄白色，很多地方开裂了，裂缝里嵌着黑黑的污秽。我身上的大红夹白块的运动服，是我堂姐姐小了送给我的，奶奶高兴得很，说，哎呀，是县城里一个学校的校服呢。

我才不稀罕。旧的，还有一股蟑螂大便味道。

风真的很凉，天黑得比以前快了。但我不怕冷。满眼的地瓜叶比海还辽阔，在风里乱糟糟地抖啊抖。我不喜欢。以前写作文的时候，我说地瓜叶像大海一样，我的语文老师就对全班同学说，有一个同学从来没有看过大海，所以，把大海当成地瓜叶。全班同学就像鸟一样，大笑起来。吵得要命。语文老师在嘴上竖起指头，鸟就禁了声，老师说，幸好，她没有把大海比做地瓜。

全班人都笑翻了天。有人要讨老师的好，故意做出要笑跌倒在地人的样子。啊！大海！地瓜一样的大海！

我没有笑。所以大家一下就猜出来，我就是把大海说成地瓜叶的人、还可能把大海说成地瓜的人。我见过大海，在书上、在电视里，但是，

我不和老师争辩。我是很酷的人，可是，和别人争辩吵嘴的时候，我非常爱哭，说急了就哭，这点不好。所以，我绝对不和别人争吵。我心里知道我很酷，只要不和别人争吵，我就是冷酷无情的。我喜欢别人说我冷酷无情。爱弥丽怎么说的，女人不酷，男人迷不久。爱弥丽是我干妈，大我十八岁。我们是在收容遣送站认识的，她吸毒。

3 爱弥丽说她是祖传的波霸，再吸毒，它也小不下去。所以，爱弥丽说，她不吸毒的时候，最喜欢偷各种名牌乳罩，这个乐趣保持到吸毒无法顾及才几乎中止。爱弥丽没有骗人，从遣送站我们一起爬火车回来，她到家第一件事，是找人送来半克地瓜粉似的货，第二件事就是让我参观她一大密码箱内五颜六色、蕾丝镂空的一百多件精美胸衣。

你还是太平公主，爱弥丽摸了我一把。你知道吗？男人摸过了，它们才会长得好。你要不要男人？我还没摇头，她就说，当然不要，没多大意思。爱弥丽光溜溜地挑选胸衣。我不由低下头，脸发热。我没有看过赤裸的大人，但我还是忍不住想看她。她的胸衣 and 内裤都是成套的。黑的蕾丝三角裤，T形，只有我的手掌那么窄，雪白的乳房，挤在黑色镂空的黛安芬胸罩里，像一个细嫩的剥皮地瓜被撕开了一块皮。

她在她那个有裂隙的全身镜面前，做着可笑的舞蹈动作。然后，一件穿一件脱地不断更换，每换一套都要舞蹈庆祝一下。她的乳房的确很大，左边上面有两个洞，和她小臂上的三个洞一样大小。在遣送站的时候，她就告诉我，是毒瘾发作时自己用烟头烫的。

爱弥丽是大学生，她说她爸爸是水平很差、爱吃零嘴的教授。在遣送站，她给我讲了很多故事。她读了很多书。她说，一直读到吸毒，她就不再读书了。爱弥丽长得不算好看，尤其是她已经二十八岁了，老了。不过，她化妆以后还可以。别人要是显得真心地说我和她长得像，她就非

常得意。因为我漂亮。

在灯红酒绿的不夜城龙岛区，你到敦煌、好望角、诺亚方舟、天蝎座等几家大的夜总会，大约可以打听到我的外号：小飞天。这不是我自己封的，也不是干妈爱弥丽包装的。小Duck有一次悄悄对我说，你是我见过的最好看的女孩子。人前的时候，他总是吆喝着说，哇塞！我的酷美眉来了。就是说，我们两个人的时候，他就不说酷了，他说，你真好看。他这么地瓜味，是因为他也是乡下小孩。

小Duck染着一头耀眼的金发，后面扎了个一巴掌长的细辫子，皮筋上有时套一个银色的骷髅发结子。个子一米六吧。他只比我大四岁。他的脸像女孩，嘴唇老是红红的。他跟我说，不是口红，是经常不睡觉肝火太旺。他还跟我说，他老爸是个懒汉，丢下他妈妈和两个妹妹不管，跑到上海跟一个卖咸菜的老女人享福去了。他小妹妹得了尿毒症，他和他妈妈卖血都不够每月的透析，他来特区做生意，主要是为了给他小妹妹换肾，后来，他妹妹等不及还是死了。但是，他已经习惯这种生活了。他说，小孩还是不要做生意的好。你做生意了吗？

我做什么生意啊，我又没有钱。

小Duck说，好，小孩还是不要做生意。

小Duck死的时候，和一个台湾人在香港别墅里。爱弥丽说，他和那个台湾男人在床上，一起被人用枪打死，身上什么也没有穿。据说是涉黑势力的复仇行动，杀手来自海峡那边。真相不清楚，因为，怕影响投资环境，所以，当地媒体都没有报道这个凶杀案。听说，小Duck不喜欢那个台湾人，但那个台湾人每次来这个城市，就非要找他玩。那天他已经躲起来了，可是，被别的朋友举报，在洗手间，他又被台湾人找到了。他们就一起到了香港别墅，就一起死了。爱弥丽说，是祸躲不过。

我觉得小Duck很可惜。我难过了好久。他的眼睛就像我家养的小鸭子，黑黑的、清亮如水，温和安静得很。有人骂他是傻逼同性恋，我不相